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二八回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

卻說雲天彪令李成領兵四千去驅逐宋江犄角之兵，李成領令而去。不一時，直到宋江營前，李成先安了營，便點軍馬出營，擺開了陣勢，當先出馬，叩營搦戰。宋江不知虛實，那敢出兵，只傳令堅守，不許出戰。李成見宋江不出，便在營外大叫道：「瞎瞎眼睛的賊，今日你李爺爺在此，何不再出來會會！」宋江聽了，怒不可遏，忽想到望蒙山前之事，為因不忍一時之忿，以致失地喪將，便只得忍辱守營。眾人都恨得咬牙切齒，宋江只叫休動。李成在營外叫罵了好歇，見宋江只是不出，便大聲道：「瞎賊真庸才也，躲在營裡待怎地？咱老爺團團圍住了你，不出□日，活活的餓殺你！」宋江聽了這句話，便忍守不住，吩咐李忠、曹正出營迎敵，又道：「這廝一勇之夫，我誓必生擒這廝來細割，以報楊志之仇。」便密諭二人道：「你二人戰到分際，可詐敗誘他進營，我教魯兄弟伏在營門邊擒他。」李忠、曹正領令出營，大喝：「什麼小廝，敢來欺人！」李成道：「你那瞎強盜，為何不親自出來？」李忠、曹正一齊大怒，直取李成。李成展開神槍，敵住二人。兩陣擂鼓吶喊，三人奮呼戰鬥。鬥了二□餘合，這二人如何是李成的對手，李成神威愈奮。二人因心中氣昏了，一時竟忘卻公明哥哥詐敗之令，只顧抖擻精神廝並。李成看出破綻，乘勢一槍向曹正一邊卷來，曹正閃個不迭，咽喉早著，翻身下馬。李忠大吃一驚，拖槍便走。李成驟馬追上，李忠急忙飛槍回刺。李成不慌不忙，將身一閃，那李忠的槍已過數尺。李成順勢將槍桿奪住，只一拖，李忠向前一闖，李成掉轉自己的槍，將槍柄用力一敲，李忠翻身落馬，眾軍一齊上前捆捉去了。宋江見李忠已擒，誘敵之計不成，大怒，急叫魯達趕出營來，直取李成。李成奮勇迎敵。兩人大展神威，鬥到一百餘合，李成力氣不加，只得虛架一槍，勒馬回陣去了。魯達正要追趕，宋江深恐有失，鳴金收住，魯達回陣。

那李成回陣，將兵馬收回本營，差人將李忠正身並曹正首級解往大營，並請再派一員勇將，共來協斬那魯禿賊。天彪聞報大喜，便派營弁將李忠解往青州府收禁，這裡將曹正首級號令軍前，便派風會前去協助李成。風會到了李成營裡，李成迎見。當晚安營無事。

次日黎明，風會、李成一齊出陣，叫宋江出來廝殺。宋江到了此地，戰亦亡，不戰亦亡，只得統兵出營，親自押陣。兩陣對圓，魯達出戰。風會一馬當先，與魯達大戰。李成見宋江立馬陣前，便驟馬挺槍，直取宋江。宋江大驚倒退。魯達急忙撇了風會，還救宋江。李成已到宋江面前，魯達急忙一禪杖打去。李成一心要取宋江，不防腦頭一禪杖打來，頭顱迸碎。說也奇極，那李成已死，屍身還騎在馬上，巍然不僕，挺槍在手，那匹馬馱著他，直向宋江衝去。宋江驚得幾乎墜馬，賊軍一齊大驚，連魯達也驚得倒退幾步。風會揮軍殺上，賊軍早已潰亂。魯達保宋江要緊，那裡還敢戀戰，當時一枝禪杖，緊緊護住宋江，從亂軍隊後逃出。風會一心要捉宋江，單刀匹馬，直衝出賊軍隊後，飛追宋江。那群賊兵已被官兵殺盡。宋江見風會追來，嚇得魂膽飛揚，幸虧那匹照夜玉獅子疾如風行，遠遠走脫。魯達在後頭立定了，邀住風會，大戰一場。風會見宋江去遠，也無心鏖戰，勒馬轉來。魯達一路回去，會著了宋江，渡過大汶河，回泰安去了。

風會收聚兵馬，帶了賊人首級，命數名小卒舁著李成屍身，回轉大營。天彪聞宋江已逐去，大喜；聞李成陣亡，大為驚悼。風會細述李成死狀，天彪歎道：「壯哉此人，死猶不死矣！」眾將皆驚歎。遂命營中具棺含斂，送回青州去訖。天彪對眾將道：「宋賊犄角雖已逐去，然泰安賊軍尚有數萬，必然復來。現在秦封山一路，有畢應元堵御，必不能出。只防大汶河一路，可著歐陽壽通帶領水軍四千名，往彼堵截。」眾將稱是。天彪便令歐陽壽通帶水軍四千前去。這裡會集大軍，四面協力，攻圍萊蕪。

且說宋江與魯達逃回泰安，公孫勝等迎接入城，動問萊蕪情形。宋江只是垂頭歎氣，眾人也定不出計較。公孫勝且教設酒散悶，宋江長歎一聲道：「看來萊蕪又不保矣。只是朱武、鮑旭等四位兄弟，我怎捨得不救？吳軍師又不在，竟無良策，如何是好？」公孫勝道：「宋兄弟亦非等閒，萊蕪尚可死守，但須急解外圍方好。」宋江躊躇良久，待酒飯畢，大眾散坐，宋江對公孫勝道：「我方才左右思想，這裡泰安將佐，未可輕動。惟秦封山上，有武松、呼延綽在彼防守，那裡阮氏三弟兄，暫時調動不妨。我意欲召他三人前來，就帶這城中的水軍，前去救援萊蕪如何？」公孫勝稱是。當時傳令到秦封山，召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齊來泰安城。不多時三人都到。宋江密諭道：「爾等速領水軍三千，由汶河過去，進攻官軍，退則背水靠灘紮營，又須時時過去攻擊。誘得他移軍來攻，便可就水中取事也。」三阮領令，便帶領水軍直趨萊蕪。

且說天彪大軍在萊蕪城下，將萊蕪城四面攻圍，前後統計已有□余日。看官須知：這□餘日中，官兵外攻，賊兵內守，端的晝夜不息，□分緊急。當時傅玉、雲龍、哈蘭生等率眾奮勇衝擊，劉慧娘與白瓦爾罕費盡心機，想造器械。那朱武在城中百計守禦，破他不得。這日天彪正與諸將商議破城之策，忽歐陽壽通差人報稱：「前日有泰安賊人來到渡口，吃小將隔岸堵住，不能渡河。但夜來賊人屢次偷渡過河，前來劫寨，吃這邊覺得，一聲哄逐，他隨即逃過河去。如是者數次。續探得賊將來者三人，名喚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係彼處有名水軍。小將誠恐不能抵禦，請令定奪。」天彪聽了便道：「可加派二千名水軍前去協助，總須拒住他，不得渡河。」令未發，劉慧娘在旁忙請道：「彼軍既是水軍，涉波濤如平地，難禁其不渡過來。依媳婦之見，不如就讓他過來，可以就中取事。」天彪道：「既如此，須得你親去，方可相機行事。」說罷，就命雲龍統領水軍二千，護送劉慧娘，並帶白瓦爾罕，一同前去。

當時雲龍、劉慧娘、白瓦爾罕到了歐陽壽通營裡。慧娘架起飛樓，四週看望一回，將河岸上下形勢，一一細看了，下來對雲龍道：「這河岸形勢，我已看得。只是水軍決戰，非水將不可。這裡歐陽將軍一人，恐不濟事，還須得到兗州鎮去，叫我二哥哥來方可。」雲龍稱是，又道：「我方才也得個計較在此。」慧娘問甚計，雲龍道：「就依你讓他過來之說。我想既已讓他過來，就與他岸上決戰一陣；又詐敗誘他，令他離水已遠，歐陽將軍便傳水軍，從上流水底，抄到此處上岸，截其歸路。使他人水不得，就陸地擒他，豈不省力？」慧娘稱是。當時一面稟知天彪，移文兗州鎮，調劉麟星夜前來。這裡便教歐陽壽通拔寨都退。

那邊三阮見官兵退了，便拔寨都渡過河來。卻遵依宋江密諭，將軍士屯在岸邊，離水不遠之處，相擇沙灘紮營。雲龍見了，不待他營盤紮好，便領兵直趕過來，就在沙灘上縱兵掩擊。三阮大怒，一齊上來迎敵，兩軍就在沙灘上擂鼓吶喊，大戰起來。雲龍提刀出馬，三阮一齊廝並。雲龍戰不數合，虛幌一刀，回馬便走，官軍一齊都走。三阮領賊兵喊呼追來。官兵只顧前逃，賊兵只顧後追，追不上一里，賊兵忽然停止。原來雲龍輕看三阮無謀，誘敵之法裝得不□分相像，卻吃三阮覺得。當時三人商議：阮小七領兵一停，轉去把守水口；小二、小五仍舊領兵追擊官軍。

雲龍見賊人停止片刻，便曉得此計被賊人識破，大怒，命眾軍整頓旗鼓，還擊賊軍，緊緊逼定，令其不得退去。劉慧娘在高阜處望見，道：「非然也。」便急派千餘名游軍向左右林埋伏了，急差人至陣中，教雲龍再行詐退誘敵。雲龍依言，便又率眾轉身飛逃。這番小二、小五隻道官軍真敗，盡力追來。慧娘就高阜上放起一個號炮，兩邊林子裡伏兵一齊殺出，截住去路。雲龍率眾轉來邀擊。小二、小五叫聲苦，方曉得中計。官軍四面圍住，喊聲振地。那小二、小五在陸地與雲龍拼命死鬥，正如失水蛟龍，雖有伎倆，亦無可施。阮小二被雲龍一刀劈去，小二急閃過刀口。雲龍就勢裡將大刀擺開，舒出左臂，揪住小二搭膊，只一拖，拖過來攢在地下，眾軍上前捆捉去了。阮小五大驚，急忙上前，死命衝突。雲龍驟馬追去，可惜前面沒有勇將擋路，竟被阮小五衝破重圍，領著數百人逃出去了。

雲龍揮軍掩追，直追到渡口。阮小五和那百餘人撲通通部跳入水中。雲龍不識水性，只得在岸上立住了。只見水中波浪洶湧，翻天掀地，東一陣血波，西一陣紅水，乃是歐陽壽通率領水軍，在水底與阮小七鏖戰。雲龍不能助戰，只得在岸上吶喊。又是好歇，只見阮小五、阮小七領兵登了那岸，歐陽壽通也領兵登岸。計點官軍五百，傷了一百餘名。那邊阮氏查點自己水軍，在陸路戰

者，死傷無數；水中戰者，三百名水軍，也死了八個。兩軍依舊分兩岸，各自安營。雲龍差人將阮小二解往大營裡去。是夜，阮小五、阮小七因哥子被擒，忿怒已極，連夜渡過河來劫營。雲龍傳令堅守，小五、小七無可如何而返。

這裡慧娘與白瓦爾罕商議道：「水中相戰，教授可有妙法否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若在水面打仗，小人倒有舟船之法。如今在水底打仗，船隻卻用不著，請夫人寬限數日，小人管想個法兒來。」慧娘點首，白瓦爾罕退去。這裡官軍與賊軍夾岸相持，忽然連日大霧，不能開兵。不數日，劉麟從兗州來了，先從大營見過天彪，再到渡口來與雲龍、慧娘相見了。一番敘闊，不必細表。劉麟便問起賊軍情形，雲龍、慧娘一一說了。劉麟道：「既然他三人折了一人，我們這裡現有兩人，何不就與他水中個對個廝並？」慧娘道：「也須想個必勝之法。」說未了，只見白瓦爾罕進來道：「小人想得一法了。」慧娘忙問：「何法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他既能水中遊行，我就以取魚之法取之。」慧娘道：「怎樣取法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只須造一張大鐵網，網上繫水藻青苔之屬。又撒網下水時，須令人下水去，將網眼都深深的埋入沙中，令其看不出水底有網。待其走入網中，將網拽起，自然擒得矣。」慧娘道：「此法固妙，只是拽網之法，須是兩岸上人一齊動手，如今那一岸被他占了，如何動得來手？我那日瞭望河岸形勢，我這岸東首有條小港，又探得那港水底純是細沙，兩岸又盡屬我們掌管，就於此港設網擒他罷了。」雲龍道：「他怎肯走到我這港裡來自投羅網？」慧娘道：「我有個驅他進來之法，名喚水底連珠炮。就是軍中常用的炮位，炮內重重疊疊做了門隔，每一隔裝一出鉛子火藥，通了藥線。炮口用瀝青封住，可以入水不濡。裡面用機括，裝了瑪瑙石自來火，外面通出一線，但將線一扯，機括自動，其炮子自在水中絡繹不絕的放出。故名水底連珠炮。如今可將此炮裝起百餘位，悄悄的到水口排好了。卻用計誘他從水底殺來，待他搶過這邊，我便傳下暗號，將機線一齊扯動，那時滿水底炮子亂打。他回去不得，又無路可奔，怕他不驅入我這港裡來？」雲龍、劉麟、歐陽壽通、白瓦爾罕都一齊稱妙。當令鐵匠並工打造起鐵網來，又趕緊裝起水底連珠炮。兩日一夜，那連珠炮並鐵網都造好了。慧娘就請雲龍傳令，就黑霧昏夜裡，將這兩般器械都安排停當，賊人毫不知覺。

到了黎明，劉麟、歐陽壽通領著水軍，到了岸邊，正欲渡河，只見那曉霧漫漫，咫尺不見人影。雲龍道：「如此大霧，怎生殺得過去？」慧娘道：「不妨，我適才占得一課，此霧頃刻當散。」便教劉麟、歐陽壽通並一行水軍身邊都帶了指南針，一齊殺過河去。到得那岸，劉麟、歐陽壽通將水軍在霧中列成陣勢，暴雷也似的一聲吶喊，那霧應聲而散，登時天氣清明。官軍大喜，一齊奔殺賊軍。賊軍大驚，慌忙迎敵官軍。殺氣影中，劉麟敵住阮小五，歐陽壽通敵住阮小七，眾官軍各各奮勇敵住賊軍。混戰了好一歇，兩邊殺傷相當，劉麟、歐陽壽通即忙收軍而回，從水底逃過河來。阮小五、阮小七怒極，也領兵從水底追過來。劉麟、歐陽壽通都潛身岸內石穴中。阮小五、阮小七不知就裡，狠命追來。不防水底連珠炮已發，那炮火在水底橫衝亂擊，好一似數萬雷響，震得滿江波浪，翻滾沸騰，不似龍宮旋轉，又像蚊窟翻身。那阮小五、阮小七無可容身，急急登岸。岸上官軍佈滿，密麻也似的鐵弩射來。阮小五、阮小七隻得潛入小港裡去。早吃石穴內劉麟、歐陽壽通看得分明，就水中放出數口道旗，港邊官軍一齊吶喊，眾力齊舉，霎時間一張巨網拽出水中，網內賊軍三、四十餘人，阮小五已在其中。雲龍道：「阮小七漏網了。」急呼岸上水軍入水擒捉。

此時汶河內炮聲已絕，波平浪靜，忽見港口水聲洶湧，浪擠千重，波堆萬疊。雲龍知是劉歐二人在水中捉賊，便教軍士們在岸上吶喊助威。足有兩個時辰，只見劉麟、歐陽壽通帶領水軍，捆縛了阮小七，並數口名賊軍，一齊上岸。小七右腕已折，壽通左腿亦傷。雲龍忙問緣由，方知阮小七本已入網，吃他騰身跳出網外，幸二人在石穴內看見，即忙攔住。那知阮小七勇猛異常，在水中格鬥多時，壽通與小七受傷，劉麟方能獲定。

當時雲龍、劉慧娘、劉麟、歐陽壽通、白瓦爾罕一齊聚集水軍，收了鐵網及水中炮位，捆了阮小五、阮小七並眾賊，投大營來。天彪大喜，慰勞諸人，教壽通在營中將息。那阮小二已解往青州，今將阮小五、阮小七也解往青州，一同監禁。劉慧娘問起攻圍情形，天彪道：「這廝真個刁猾，前日傳將軍想得一飛梯之法，昨日聞將軍想得一地雷之法，都幾乎著手，卻吃那廝堵御住了。」慧娘道：「媳婦倒想得一破城之法。」天彪問何法，慧娘道：「媳婦連日看得汶河形勢，較萊蕪高下懸殊，不如用決水灌城之法：只須將汶河下流壅住，又將通萊閣的閘眼盡行閉塞，這裡便將汶河上流堤岸掘開，汶水下瀉，此城頃刻變成巨浸矣。」天彪稱善，傳令各軍先行預備小杉板船、蜈蚣梭船等一應船隻。到了下晝，便傳令下流築堰閉閘，上流開堤放水。官軍已先登船上，只聽得汶河上流水聲如雷轉車鳴，從缺堤處洶洶而來，一夜水聲不絕。比及黎明，水勢浩大，漫山遍野，一望汪洋。那萊蕪城已如碗子般浸在巨海之中，只留著城樓雉堞，尺餘城牆，尚未浸沒。官軍駕著船隻，擺齊行伍，飛掉競渡，直抵城邊，城上軍心大亂。傅玉飛身登城，官軍一齊吶喊殺上。孟康手無所措，被傅玉一槍刺中心窩，撇向水裡去了。聞達早已提刀上城，遇著陶宗旺。宗旺迎鬥，不數合，被聞達一刀揮為兩段。此時眾將兵士，盡皆登城，呼喊殺賊之聲，震天盈地，雲龍、鳳會已殺入城中。鮑旭無計可走，急與身邊兵卒數人，奪得小杉板船一隻，駕檣飛逃。不防遇著劉麟，率領數隻小船巡哨過來，將他團團圍定，連船帶人捉拿去了。萊蕪已破，朱武在城中一無幫手，任你神機活潑，到此甕中捉鱉，吃雲龍叱眾拿下。

天彪統大軍一齊入城，差歐陽壽通至下流督開通萊閘，掘通汶河上堰；差劉麟至上流堵築堤防，城內出榜安民，不日水勢退盡。天彪委差官押解朱武、鮑旭往青州府監禁，這裡在城中開設慶賀筵宴，眾將無不盡歡。天彪命眾軍休養了三日，便命傅玉、聞達領兵二萬，乘銳進攻秦安，並知會畢應元協力攻擊秦封。傅玉、聞達領令去了。事涉湊巧，傅總管兵臨秦安之日，正畢知府計襲秦封之時。

話分兩頭，先說畢應元定什麼計策襲秦封山。原來秦封山上係武松、呼延綽、施恩把守，與畢應元相拒，已非一日。這日聞得萊蕪已失，眾人皆驚。呼延綽陡然動念，暗想道：「不好了，我當初只因不忍一時之忿，殺死長官，無地自容，為此投奔梁山。今官軍如此利害，山寨危亡在即，我一身鋼筋鐵骨，死而無名，真不值也。」想了一回，便與武松說明要去劫寨，便領精騎二百名下山去了。

且說畢應元正在帳中，忽營門小校進來報說：「有賊兵百餘人，叩營而來，為首一將要見相公。」畢應元道：「來者作何裝束？」小校道：「他全裝披掛，約有頭二百兵卒相從。」畢應元道：「奇了！」躊躇了一回，便差一員將官出營答道：「來將如欲入營取事，本營防守嚴密，無可下手；如欲營外廝殺，即當遣將相應；如別無他意，便請入營相見。」呼延綽道：「有話相告，並無歹意。」那將官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從騎暫住營外，將軍入營相見。」呼延綽隨將官入營，到了帳前，一見畢應元，納頭便拜。畢應元扶起一看，道：「原來是呼延將軍，來此何干？」呼延綽道：「請退左右。」應元道：「左右盡是機密之人，將軍有話但說不妨。」呼延綽道：「罪人呼延綽，不合胸無主見，失身從賊，自悔無及。惟求相公開一線之恩，予以贖罪之路，呼延綽願領部騎為大軍嚮導，趨入秦封。相公建立大功，呼延綽亦藉以贖罪，伏望俯准，不勝萬幸。」

應元聽了大疑，便道：「我方才定了一計，要襲秦封，只因製造梁山衣甲不能相似，為此遲疑。今將軍來此，真是天賜成功也。但應元尚有一言，將軍休要見怪：雲統制忠厚待人，不以負心教天下，所以馬元、皇甫雄准降贖罪之後，現在一為登州防禦，一為萊州防禦，卻從不調他從征梁山。今將軍既一心歸誠，雲統制無不容納，只是返攻梁山之舉，雲統制必在所不許。今應元進攻秦封，自有嚮導，但請借將軍及從騎之衣甲，便可集事。事成之後，仍為將軍請頭功，斷不侵冒。將軍若謂我疑忌，應元願單騎從將軍巡遊一轉，以示不疑之意。」呼延綽愕然道：「呼延綽今日歸降，實出至誠，一惟相公所命。」說罷，便將盔甲弓刀一齊卸下。應元忙取副袍服，親手與他披了。呼延綽招呼那二百從騎盡行進營，輸納衣甲。眾人錯愕，不知所為，本將吩咐，怎好不依，都紛紛的獻上衣甲，一齊歸降。應元便命開筵接待呼延綽，又將呼延綽從騎按名派散各營，酒食款待。帳中命孔厚陪呼延綽飲酒，自己便退入後帳，傳龐毅、唐猛授了密計，帶了梁山衣甲，即刻向秦封山去了。應元卻仍出帳前，與孔厚同陪呼延綽飲酒閒談。不題。

且說武松自呼延綽領兵下山，等了一個更次，不見回來，心中分疑惑，正欲差人下去打聽。忽聽得營後驀地一片聲喧嚷道：「老虎來了！」武松道：「山中有虎，亦未可知。」急忙拿起棍子，趕向後營。只聽左營、右營一片聲都叫有虎，武松方識得並沒

有虎，大叫道：「誰人造此謠言，拿來立斬！」言未畢，各營一齊火起，一片喊殺之聲，遍滿山谷。武松急趕到中營，只見施恩已扶創出來。武松急趕上去，忽營旁閃出一員白髮老將，將施恩一刀砍死。武松大怒，提短棍直打過去，道：「造謠言的一定是你。」只聽背後霹靂般一聲大吼道：「造甚謠言，現有虎在此！」武松急回頭，只見一個大漢從營後跳將出來，那白髮老將已不見了。武松急攔住那人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莫慌，我姓唐。豹子乃是虎中王，你打老虎我打豹，算來還是我逞強。」武松道：「休得胡言，且打死你再說。」便輪手中棍子直取唐猛，唐猛挺手中樸刀直取武松。兩人正在狠鬥，忽唐猛背後殺出無數披梁山衣甲的人，手執明刀，一刀一個，將梁山兵殺死。武松大驚，情知壞事，大吼一聲，逃出營外。唐猛步快，早已追出營外。此時賊營兵馬驚亂無紀，不上一個時辰，被官軍殺死的殺死，趕散的趕散，一片營房，早被大火燒成白地。唐猛與武松已鬥了一百四〇餘合。各官兵蜂擁上前，打個圈子，四邊吶喊，中間一片空地，只留唐猛、武松奮呼廝並。武松一心要打殺唐猛，使出那平生天字第一號的神力，將一條鐵棍左右上下橫掃過去。唐猛也起了鬥心，使盡神力，緊緊逼住，毫不相讓。兩個在圈子裡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又並了一百五〇餘合。

龐毅已領兵殺盡賊人，在圈子邊看夠多時，更耐不得，提刀上前，大叫：「唐將軍且住，待老夫來斬這賊人。」唐猛托地跳開，龐毅直取武松。武松見換了個新手，卻也心驚，只是不甘心退讓，便振刷精神，與龐毅奮力廝並了一百餘合。天已大明，武松暗想：「這二人真利害，只好由他奪了山去。」便虛架一棍，撇了龐毅，一抹地打出重圍，落荒而走。唐猛大叫道：「龐將軍，再煩你指引路徑，該往何路追去？」龐毅道：「他走的是小路，唐將軍向谷口殺出，管邀得他著。」唐猛應聲飛步去了。

武松逃到山下，方將坐坐略定喘息，只聽林子裡狂笑一聲道：「俺唐猛等候已久，再戰三百合去。」武松大怒，托地跳起便鬥，覺得已有些疲軟，幸虧唐猛力氣也乏。兩人又鬥了動百合，不分勝負。那龐毅在秦封山，已接應畢應元、孔厚等上了山，便單刀匹馬追上來。追著了武松，便替唐猛來鬥武松，鬥到四〇餘合，武松真個擋不住，只得走了。唐猛那裡肯歇，只顧追去。恰好前面一彪大隊人馬攔住去路，風飄旗號，正是馬陞鎮，方知傅玉、聞達領大兵到來。傅玉見唐猛、龐毅共追武松，便叫聞達前去替他們廝殺，叫那龐唐二人一齊上來，問了緣由。傅玉方知三更時分，畢應元已克復秦封，大喜。忽然看看日景已有已牌時分，便道：「你們三更奪他秦封，為何此刻不見泰安賊兵出來，想泰安城必然有變。你們二人都辛苦了，權且將息，讓聞將軍斬這賊將。我當統大軍，急趨泰安也。」說罷，便領大軍向泰安城去了。

這裡聞達鬥武松，又是五〇餘合。武松手裡只有幾路架隔遮攔，端的支持不住，仰天歎道：「我武二一生正直，不料今日如此死法。」說罷，天上忽起一陣怪風，塵上障天，武松方得乘機逃脫。聞達失了武松，只得與唐猛、龐毅同趨泰安城去。傅玉大軍也到了泰安城下。那知泰安竟剩空城，賊兵早已盡行遁去了。傅玉、聞達等一齊驚訝，陸續差人入城細細探看，果然沒有半個賊兵。傅玉道：「既如此，一定是此賊遁去了。」便領大軍進了泰安城。畢應元、孔厚帶領呼延綽也進泰安城來。傅王將收復泰安一事報知天彪，天彪聞報大喜。當時天彪在萊蕪城，傅玉在泰安城，各自辦理善後事宜，一面表奏朝廷，一面申報都省。一方巨害蕩平，諸將無不歡喜。劉麟辭天彪回兗州，唐猛便留青州。各將恭候聖旨，按下慢表。

看官，你道宋江為何棄了泰安遁去？原來宋江自遣三阮救援萊蕪，續聞阮小二被擒，急得無計可施，只得遣樊瑞去助他作法。誰知樊瑞到了河邊，作了連日的霧，毫不濟事，阮小五、阮小七仍然被擒。樊瑞逃回泰安，訴說此事，宋江方知天意難回。不數日，那萊蕪失陷之信，官軍乘勢來攻泰安之信，並畢應元攻破秦封山，武松不知去向之信，陸續而來。宋江對眾人道：「不好了，軍師叫我嚴守三城，今已僅存泰安，我看孤城苦守，前後無援，何苦在此束手待斃，我決意棄城而去了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眾人無言可慰，相對了痛哭一場，趁天色未明，立刻收拾起來，一齊棄城遁去。計點人馬，尚有四萬，頭領只得六人，乃是公孫勝、魯智深、朱貴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，一同督眾而行。行至申末酉初，已走得六〇餘里，且喜無官軍追來，一行人馬陸續前行。忽後隊報稱有三騎馬飛速追來。宋江吃了一驚，忙問何人，原來是自己的伏路探兵，宋江棄泰安時，一時慌急，不及招呼收拾，所以遺落在後。宋江忙喚到面前，問有甚事。探兵道：「小人方才在拔松山，見武頭領獨自一人，執棍挺腰，怒目圓睜，踞坐石上。小人們呼他，只是不應。小人們又不敢驚動他，特來通報。」宋江叫苦道：「武兄弟怎地這般膽大，這拔松山在泰安東南，我此刻已西行六〇餘里，如何回去叫得他來？」想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我們現有四萬人馬，不如轉去攻圍泰安。一俟招呼著武兄弟回來，便仍舊退兵。」算計已定，便立刻掉轉馬頭，直向泰安。

次日到了城下，一面教公孫勝攻城，自己帶兵二百名同那三個探子繞到拔松山來尋武松。只見三個探子一齊叫道：「奇了！武頭領為何還是這般坐在這裡？」宋江一看，只見他挺棍怒目，威風凜凜。宋江叫他幾聲，只是不應，近前向他臉上一按，冷如凝冰，方知他早已亡了。宋江放聲大哭，眾人都痛哭了一場，就近市棺盛殮，就於拔松山掘土安葬。

次日，宋江會了公孫勝，拔隊起行。城內傅玉、聞達、龐毅、唐猛領兵掩殺出來，宋江兵馬都無鬥志。官兵個個忿怒，一場縱擊，被官兵斬獲無數。宋江領兵飛逃，那些兵馬乘勢逃亡潰散。宋江嚴行約束，不能禁止，眾兵只顧自己逃命。等到追兵已遠，喘息方定，計點人馬，已潰散了三萬，僅剩一萬了。計點頭領，失了朱貴一名。原來朱貴當兵潰之時，坐馬受傷，步行落後，吃傅玉快馬追上，手到擒拿。審繫賊目，便發青州府監禁。宋江也無言可發，只得與公孫勝、魯達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，帶領那尚未潰散的一萬兵馬，飛速前行，端的風霜雨露，饑渴奔勞。不日到了永安山，正是兗州地界，只聽得山上一聲號炮響亮，一派兗州官軍旗號，聲聲叫：「休放這暗賊！」宋江嚇得魂飛魄散。正是：獄囚遇赦重回禁，病客逢醫再上牀。不知宋江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